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二

挽詞

仁宗皇帝挽詞

王安石

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動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
厚哀思罄幅負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右一

憑几微言絕群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陞縞素九重圍天上僊遊
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幃幄侍不復未明衣

右二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遽默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移巾

憤饗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右三

同軌羣方至因山十月催永遠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
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

右四

英宗皇帝挽詞

御氣方尊極乘雲已次寥衣冠萬國會陵寢百神朝夏鼎傳歸
啓虞羹想見先誰當授椽筆論德在瓊瑤

右一

玉冊上鴻名猶殘警蹕声忽辭千歲祝虛卜五年征羽衛悲哀

送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子世孝在持盈

右二

神宗皇帝挽詞

司馬光

決事神明速任人金石堅天機先兆朕聖度蘊淵泉仁義生知
性恩威獨化權乾坤無毀息長與大名傳

右一

聽政涉中吳觀書達夜分周王忘自逸漢祖不知勤隸萼因心
友雲章落筆文它年納石室光大繼皇墳

右二

至德成無象徽名避不居期門戈臘絕步輦宴遊踈餞別金缸

暗兵嚴武帳虛蓬萊日安伏猶望駕宮車

右三

鼇禁叨承詔金華侍執經微生輕草芥聖澤闕滄溟鹿性安林
野葵心注闕庭堯雲不可望白首涕飄零

右四

式道清行馬靈輶下陞簾雲奔同軌集雨泣兆民瞻石闕蒼煙
暝松門白露霑戴子徒隕絕無計附龍髯

右五

神宗皇帝挽詞

王安石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雋乂盡旁求一變前無

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啟欽念禹功修

右一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雲先晞玉暗蛟龍
隱金寒鴈鷺飛老臣它日淚湖海想遺衣

右二

徽宗皇帝靈駕發引

汪彥章

圖治八王上增光六聖餘仁恩漸動植文物拚詩書未及金滕
啓俄成玉帳虛衣冠歸故國神已在華胥

右一

三雍無逸雋四海婁豐年嘉瑞標圖謀休功被管絃鼎成龍即

去書遠鴈空傳多少承平老遙悲祀國天

右二

無心居大寶有子傳鴻鈞萬里方終宴千年忽上賓地今從禹
葬天不返虞巡愴極皇情處還觀吉仗陳

右三

七聖迷途後宮車遂不回乘雲知益遠濡露但增哀日卜天寧
近山依冰固開千巖應更秀從此是軒臺

右四

高宗皇帝挽詞

御製

草昧千齡旦颺回九縣塵皇天開我宋丹極下真人指顧山

河定歡呼曆數新斷鼇重立極更與物為春

右一

赤伏興王業巍巍四十年佛狸方送死天馬合爭先自厭兵車
會親提造化權此疆并爾界恩德到淵泉

右二

揖遜光先德重華愧有虞居然將菲質正爾紹皇圖履燾兼君
父文明照典謨大恩渾未報血淚一時俱

右三

不謂神仙窟今時異昔時鼎湖龍去遠杜首鳳來遲願畢三年
制驚聞七月期痛心思繼代不忘有聲詩

右四

夢斷光千歲神遊漢五陵洛京元在望禹穴且相仍仗衛淒煙
合笳蕭凍雨凝謾磨千丈石未是頌中興

右五

高宗皇帝挽詞

王丞相

炎祚開中葉龍翔自有真揮戈回日照洗甲挽天津立極乾坤
正循環雨露新嗣皇能繼志詩為武功陳

右一

曆數光容舜羹墻舜見光三加徽號冊五日未央朝廟祀瞻龍
袞韶音遏鳳簫伏滿思往事淚滄浙江潮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周丞相

社稷興中否干戈靜四溟生年同皆丁藝祖皆丁慶壽似慈寧皆慶
人意庚庚兆天傾九九齡向來懷夏禹建炎登稽山閣御今祔越山青詩懷哉夏禹勤

右一

太極乾元父清都大帝宮宴酣忘御駿僊去任遺弓音遏堯仁
遠曼號舜孝隆孤臣臺閣舊淚血灑春風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留 叅政

內禪堯咨舜中興夏配天鴻名光寶冊奎畫動星躔靜享仁人

壽書傳聖政編永言天下養胡不萬斯年

右一

南北休兵久仁恩及物深九齡終帝夢四海遍韶音聖學高於古衰衣始自今一杯陵上土它日卜蒿岑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蕭叅政

撥亂中興事艱難創業同好生天地德立極帝王功與子基圖居尊福祿崇一朝違大養悽愴櫟陽宮

右一

畫翥排仙仗龍輜去莫攀衣冠藏漢廟弓劍闕橋山宇宙精神

慘臣民涕泗潛堯階奠莢在無復望慈顏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洪邁

寶曆中興運于今六十年洗光暘谷日鍊補女媧天大業超東漢皇恩謁北燕聖謨誰可頌會有筆如椽

右一

往在艱難際乾坤震擾中京華元有主趙魏剪焉戎整頓須神武扶持立雋功配天還祀夏真與少康同

右二

紫塞連沙漠天親墮杳冥竟能襄水祐復見養慈寧孝道光千

古精誠格上靈典謨垂不盡赫赫照丹青

右三

盛德如何說由來只是仁推心無爾界摩手為吾民廣大天同道高明聖與鄰欲知恩普處海岳但微塵

右四

禍轉亡胡歲天催五鼎亨只知江飲馬豈料觀封鯨士感親征詔神扶義戰兵干戈俄載戢遺恨不收京

右五

翼善能傳聖巍巍又見堯纒餘知命歲已禪拱宸朝玉冊三加峻瓊宮一闋超大章彰懿鑠稽古耀宗祧

右六

聖學由天縱煌煌翰墨場臣中羞墮靖戶外立鍾王飛動鸞窺藻昭回斗避芒煥文瞻仰處傑閣在西廂

右七

北內神靈地期期億萬年巖廊明舜日宇宙戴堯天樂事湖山英徽雅頌傳那知開玉鎖不戀地行仙

右八

鶴馭臨丹極龍髯墮玉宸炉煙猶泛夜宮藥已迷春夢斷無尋處神遊不見人傷心天壤內血淚染車塵

右九

仙仗歲徒去行行浙水東稽山元禹穴吳岫自堯宮帳殿凄寒
霧笳城起暝風霓旌不可望應在彩毫中

右十

高宗皇帝挽詞

李獻

建炎恢聖統太上極尊名夏祀參天永堯勛冠古榮艱難成
帝業付托本皇明俯閱人間世颺遊跨九清

右一

壽曆開金筴皇歡奉玉顏難謀天道遠忽愴帝鄉還敷德
戎夷外安民禮樂間功崇超大禹神穴枕稽山

右二

赫奕中興事洪圖久系隆垂裳三紀後脫屣再星終靈馭龍騰
座仙晨鶴翥空薰琴無盡意過密卷悲風

右三

漢殿傷心地羹牆夢正勞珠藏超赤水鼎在泣鳥號神藻光仍
煥仁風遠更翔百王誰比德商廟獨推高

右四

映日龍輜動喧天鳳吹收橋仙融路碧梧野結雲愁萬葉休符
衍三孝制脩臣民瞻祖載慟哭拜江流

右五

高宗皇帝挽詞

陳居仁

力拯艱難運天開聖哲君亦符恢世祚蒼錄炳人文帝學窮淵
與宸奎照典墳三宗從著號超軼未前聞

右一

天步方寧只民區復晏然心非堯位樂子授舜躬賢揖遜高千
古恬怡盛萬年乘雲歸帝所溥率淚成川

右二

聖畧如天大仁心亘古無神兵勝淝水鳴劔罷伊吾宵旰踰三
紀歌謠徧八區耆厯聽遺誥號絕更嗟呼

右三

漢日朝前殿神堯宴大安徒誇一時盛誰似兩宮歡謾採瀛

洲藥猶餘荆鼎丹傷心淝江畔縞仗自回鑿

右四

得壽尊慈宸怡神久北宮綵衣頻侍燕寶冊屢垂鴻劔落橋山
外陵開禹穴東從今壽文母無復玉卮同

右五

高宗皇帝挽詞

林栗

倉猝扶宗社艱危啓聖神英雄歸駕御狂狡願和親汎掃氛妖
爭恢張治化新倦動三紀外頭白盡遺民

右一

周漢中興勝唐虞內禪高髀消從馬腹屣脫等鴻毛弓劔悲長

在羹牆慕轉勞龍髯攀莫及四海呼咷

右二

兼愛無南北全能冠古今典墳供夜覽烽火自宵沉
霄藻成章煥宸鈞寓意深萬年垂琬琰誰識至仁心

右三

高宗皇帝挽詞

謝諤

炎正中興日真龍應運翔山河重整頓宗社鎮安強付託歸明
聖優游享壽康自從遺詔下痛泣遍遐荒

右一

孝德高千古艱難助有神祐陵崇古壤長樂奉慈親三紀規模

遠羣生雨露均只今陶舜治推本感堯仁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黃謙

火德興皇統天威讐獷夷重恢周境土復振漢威儀顯號宗瑤
冊耆年慶王卮鼎成龍去遠攀慕不勝悲

右一

整頓乾坤後邊烽火已銷和親來北虜溫清樂東朝歷數躬傳
舜文章煥有光傷心會稽路仙仗綵雲遙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楊萬里

芒動長星帚親揮却日戈再今天有柱一定海無波黃屋非堯
樂薰琴付舜歌抵書魏蕩字誅語不須多

右一

更造今光武中興昔武丁雲昭河洛畫天作典謨經立地餘三
紀願神再一星堯山鄰禹穴松雪蔚爭青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黃倫

大業由身濟中興邁百王憂勤三紀治壽考九齡長棄屣遺天
下乘雲返帝鄉典謨應不泯奎畫煥堯章

右一

湖鼎丹成日中天瑞鶴迎愁雲迷帝幄淚雨灑都城黼翬增推
割龍輅忍啓行千官陪素仗九殞欲無生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袁樞

雲集燕城擾龍翔漢業興風燃燎衣火雪擁渡河水險難成戡
定憂勞付纂承百年餘父老嗚咽望源陵

右一

曆數欽堯命謳歌樂舜歸璣衡新日月黼黻舊裳衣姑射遊神
遠空峒探道微龍髯攀莫及空悵白雲飛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倪著作

稽古神文煥中興武烈光挈圖親授子體道妙為皇萬乘隆尊
養千齡甫壽康龍湖俄趣駕遽返白雲鄉

右一

黼翬方徐轉龍輔望已遙胥濤平似掌禹穴儼如朝喪考群心
痛號旻聖孝昭稽經崇廟號萬世永尊光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許拾遺

鼇極恩難報龍髯恨莫攀興平三紀內壽老九齡間遜德光千
古仁心亘八寰數周將必復盍看版圖還

右一

夷夏均哀涕空同只故僊永冠趨禹穴雲日慘堯天嗣聖昭誠
孝通喪振古先小臣思罔極生長中興年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程大昌

先漢運嘗屯今周曆再新必知天地泰為有帝王真立極綿三
紀垂鴻亘萬春鼎龍俄天矯昇鶴肯逡巡

右一

英明如藝祖慈厚類仁宗民隱深憂惻天驕入益容前芳甯北
指鳴鏑自回功戰動皆時當居然八政農

右二

智超黃屋表不以位為怡罷省齋居事安持壽殿卮尊榮天子
父魏煥聖王師盛德幾無古惟堯始濟茲

右三

九齡幾協夢三載忽纏喪地卜周巡舊山因禹穴傍雲卿飛步
閣風沛着思長八表神遊處天高華洛蒼

右四

高宗皇帝挽詞

劉寺丞

河濟興王瑞乾坤立極功英雄歸道御仁愛與天同展脫升平
日琴歌長養風兩宮無少憾一洗漢唐空

右一

紫殿鴻儀闡丹青玉色怡九齡開帝夢四葉茂孫枝吳會烏號
落中原白髮悲奎輿歸汴日無復未央卮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韓彥質

大曆開真主群雄空六飛山河千載業天地一戎衣復古邊疆
定銷兵聖母歸依然興禮樂文武徧郊畿

右一

為物聊經世本無黃屋心重明得傳器大業若還簪典冊褒崇
極庭闈孝養深深天歸德報不使二毛侵

八秩歸希有三靈感月衣鼎湖龍已遠汾水鴈空飛羽衛愁無
色風雲慘不暉惟餘功與德千古歎巍巍

右三

高宗皇帝挽詞

葉適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黃屋堯仁
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灑中原

右一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纘戎由子聖永命獨天知鶴淚宮虛
警雲生仗自移時厭代之旦都下相上哀何以稱卒伐繼周詩

右二

憲肅皇后挽詞

陳元巳

二妃端協帝三后共興周決策天同力收功語不流權宜從殺
禮末命尚深憂鬱鬱佳城閉終天配壽丘

右一

復辟先元約長年損積憂春移栢城仗仙去帝鄉遊德並塗莘
敏功臨馬鄧優千秋修故事車馬戒如流

右二

欽慈皇后挽詞

二桃從孝祀五典載虞嬪顯號追先志陰功見後人承顏親不

待罔極痛知新未有如椽筆光容可得陳

右一

靈岳占佳氣琳宮闕寶衣應祈符聖曆錫號煥皇扉日月光同
數謳歌啓與歸傷心五雲去不見六龍飛

右二

隆祐皇太后挽詞

汪彥章

四紀歸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后懿恩及聖君深冊寶追崇
禮衰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嗣徽音

右一

慶源由魏國奉事及宣仁盛德儀中壺私恩絕外親長秋因不

右三

王文恭公挽詞

先皇憑玉几末命寄元勳賓日行黃道攀髯上白雲四時成歲
律五色補天文不謂堂堂去今為馬鬣墳

右一

宥密深黃閣光輝極上台藏舟移夜壑華屋落泉臺雨紉誰為
挽寒笳故作哀傷心具瞻地無復衮衣來

右二

賈魏公挽詞

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術早紆丞相綬戎冠再

挿侍中貂開倉六塔流民復出甲甘陵叛黨銷東第祗今空畫
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右一

銘旌蕭颯九秋風薤雲悲歌落月中華屋幾人思謝傳佳城今
日閉滕公名垂竹帛書勲在神寄丹青審象同天上貂蟬曾夢
賜歸魂應侍紫陽宮

右二

吳正肅公挽詞

昔繼吳公治今從子產遊里門無舊客鄉國有新丘謀讓裨謀
遠文歸賈誼優此時辜怨寵西望涕空流

右一

從容邊塞議抗疏廟堂爭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朝廷終倚
賴賻祿極哀榮豈愧公孫相平生慕董生

右二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朝多側目忌士有拊心哀書蠹平生
簡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路空得葬車回

右三

吳丞相挽詞

丙魏雖遭漢道昌豈如公出值虞唐秀鍾舊國山川氣榮中天
邊日月光更化事功參虎變贊元特序得金璫傷心鼓吹城南

陌回首新阡栢一行

右一

南豐先生挽詞

早棄人間事真從地下游
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
身世從違裏功言取次休
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俦

右一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廷
勲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
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
侯芭才一足白首大玄經

右二

何郡王挽詞

汪彥章

兩紀中天侍冕旒甘盤仍作濟川舟
之家經術終黃閣袖手功名未白頭
身似留侯初去漢葬如姬旦不忘周
十官祖奠城東陌十里春風鼓吹憂

右一

名標南國洞中天
胄出西京鼎足賢
早扈六蜚依日月
晚辭三事作神仙
馬蹄忽到滕公室
鷄夢那逢謝傅年
一品真王封異姓
功臣今不數凌煙

右二

樞密周府君挽詞

少日聲名冠兩科
弁星爭看切雲我
回翔禁路聯三組
獨步樞

庭擁萬戈飲馬直須臨瀚海洗兵端欲挽天河壯懷落落今休
矣急景駸駸可柰何蟻動忽聽牀下鬪駒跳已向隙中過泉原
一閉成千古有客哀吟只浩歌

參政謝公挽詞

黃定

落落明良會千齡際遇難雞香初坐帳獬豸即戎冠自抗囊封
疏長開黼坐顏西樞東府事施設未全殫

右一

一自參機政居然重本兵才優文與武謚重敏兼榮行矣躋三
府天子夢兩楹鄱陽當日識端的付唐生

右二

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柔桑綠誰臨蘭館春

右二

朔漠遐征後南州倣擾時人心憂社稷天意屬簾帷擁祐千齡
主圖田萬世基中興能事畢倏與帝鄉期

右三

化行江漢域人喜翟車還色養方無阻神遊遽莫攀月沉長樂
殿雲繞慶都山不奉旋京駕千秋驂聖顏

右四

德盛周文母儀尊學正妃山河隲地載星宿掩軒暉此日哀笳
曲他年大練衣越岡寧久駐會有灞陵歸

曲出平大右五

太皇太后挽詞

王介甫

國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高閑睢求窈窕卷耳念勤勞聖淑才難
擬休明運繼遭岡原今獻卜維辰正攀號

右一

塗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具美多前志餘光永後觀遺衣遷館
御祖載出宮策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

右二

太行皇太后挽詞

德名三后並母道兩朝尊勇決高千古危疑定一言先期還政

事隆禮改山園哀挽西郊道雲愁晝亦昏

右一

伏日行黃道乘雲上紫微憂勞形末命恭儉見陳衣布德開刑
網和戢武威要知懷惠處行路涕交揮

右二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三

挽詞

韓忠獻挽詞

王介甫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秋日
轂上天衢鋤耨万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
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右一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曾聞達宮怕山類果
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
髮傷心無路送靈輶

晏元獻挽詞 右二

文章晉康樂經術漢公孫舊秩疑丞貴前功保傳尊傳呼猶在
耳會哭已填門蕭瑟城南路鳴笳上九原

右一

終賈年方妙蕭曹地已親優游太平日密勿老成人抗論辭多
秘賡歌迹已陳功名千載下不負漢庭臣

右二

感會真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餞日此夜上騎星宿惠留藩
屏餘忠在禁廷音容無處所髣髴寄丹青

右三

司馬文正公挽詞

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惟深萬物表不令四時行日者傾三
接天乎奠兩楹堂堂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右一

國在多艱日人如大雅詩忠清居沒世孝友是生知加璧延諸
老橐方撫四夷公身與宗祖同作太平基

右二

獻納無虛日居熙迹已陳清班區玉石寶曆順星辰更化思鳴
賜遺書似獲麟易名無異論今代兩三人

期並書以右三

毀譽蓋棺了于今名實尊衰榮有王命終始著民言蟬冕三公
府深衣獨樂園平生兩無累憂國愛元元

右四

司馬溫公挽詞

陳元己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遠謝傳天邊奪楊公一代風流
盡三師禮教崇若無天下議惡美并成空

右一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玉几雖來
晚明堂訖授圖心知死諸葛終不羨曹蜍

右二

少學真成已中年託著書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得志寧論
晚成功不願餘一馬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右三

范忠文公挽詞

黃魯直

信道雖常爾知人乃獨亨書林身老大諫紙自歌傾黿去三山
動人危五鼎烹保全天子聖几杖送餘生

右一

公在昭陵日文章近赤墀空嗟伏生老不待迓英帷去國幾三
虎聞韶待一夔誰言蓋棺了新樂鎖蛛絲

韓獻肅公挽詞

鬱鬱高陽里生才世不孤
八龍歸月旦三鳳繼天衢
梁壞吾安仰人亡道固臞
空今湖海士愁絕莫生芻

右一

物產元希世風流更折衝
決疑京兆尹富國大司農
遠業終三事仁聲達九宗
方折酌周斗何意輟秦春

右二

淚盡才難日斯人遽隕傾
冰枝憂木稼食昂恨長庚
名與具茨重心如穎水清
堂堂万夫表直作閉佳城

簽樞胡公挽詞

孫仲益

潤色文章手掄材政事科
補天媧右石却日魯侯戈
已向蒼生望那間挽者歌
堂堂無復有寂寞闕山河

右一

虎穴連三輔狼煙暗百蠻
邊風搖馬鬣朔雪點袍班
委命輕於縞收名重若山
遺忠應未泯結草在兵間

右二

名字標僊籍真遊迈帝闈
一尊無復日百卉自爭春
井廢無沉轄車懸有吐茵
空餘峴山刺千載尚光新

右三

宣撫簽樞胡公挽詞

莫府分子日轅門叱馭時捫星高歷井脩月上騎箕務回降胡
泣聞輦聖主思龍驤老賓客競賦八哀詩

右一

交親二紀餘貧病故人踈落落辰參似寥寥楚越如空勞三夜
夢不辨一行書尚記喬公約垂涕滿過車

右二

樞密劉公挽詞

朱晦翁

天畀經綸業家傳忠義心謀謨憂國遠勲列到人深廊廟風雲
斷江湖歲月侵一朝成殄瘁九牧共沾襟

右一

慷慨平蠻畧焦勞振廩功復讎乖宿願忍死罄餘忠人嘆百身
贖天悲一鑑空九原終莫起千載自英風

右二

久矣身無用前恩嘆莫償豈期今老大復此重悲傷淚向遺
盡心隨宿草荒諸君那不死慟絕鬢成霜

右三

大資政張公挽詞

孫仲益

大筆文章手飛揚獨妙年判花森玉筍視草對金蓮講肆聯重
席宮花卧八埒他年紬石室妙絕冠遺編

禮絕迺三顧恩榮閱九遷東均平似砥履坦直如弦晉室和戎
日周家定鼎年金歐方卜相颺馭已超然

右二

輦路追高躅聯翩接兩駟猶蟠倚天劍尚艤濟川舟
兗帥俄分閫羈臣亦首丘一盃相屬地回首涕交流

右三

禮部尚書洪公挽詞

葛謙

沙場握節仗時髦說舌縱橫小六綏委質肯輕從
晉鼓擗文空見泣秦牢冷山韻語名如斗蓮灤危言命若毛
豈料歸期絕十

稔白楊聲裏壽原高

右一

守節冰天十五霜歸來飛語又炎方正欣射鴈還幽窖旋復飛
鳶墮瘴鄉位不當材僅喉舌壽難酬德遽膏肓八龍共侈荀門
慶雖厄龍蛇殆不亡

右二

高材博識服簪紳玉樹瑤林絕點塵氏族源流推肉譜春秋褒
貶藉調人膝間韻磬傳山水枰上枯碁戰楚秦妙處不傳今已
矣遙瞻遺像淚霑巾

右三

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

孫仲益

台路巖瞻峻戎藩閩寄雄九章公袞貴六纛將牙崇翊運三階
正持危一棟隆帝閔龍化後冀北已成空

右一

大號䟽廷煥中權秉帝樞槐庭聯上宰芸首冠諸儒國瑞麟一
角家肥鳳九雛便乘箕尾去彷彿在星圖

右二

秉燭聯飛蓋分茵託後車兵厨千日酒記室五雲書尚想儀刑
在那聞語笑餘龍鍾隨葬緋老淚滿衣裾

右三

少保張公挽詞

帝閫謀元帥齋壇屬老儒黃麻孚大號早纛擁前駟便合聯英
袞猶應冠紫樞炎炎白晝日奄忽下桑榆

右一

平土䟽新渥湛恩洞九泉印懸金斗大冠珥玉蟬聯墜劔今亡
矣鳴珂尚宛然風流春月柳無復似當年

右二

並轡天街裏聯裾省戶中追參兩班合醉笑一尊同我老猶占
鵬公豪正吐虹忽騎箕尾去悽斷白頭翁

右三

大卿范公挽詞

籍甚金閨彥從容玉帳籌垂堂懲後戒徙哭慕前脩忽作隋珠
彈真成趙璧投寧辭廣武械竟脫楚儀囚蹇叔言猶在散函骨
未收云何即長夜不復見焚舟

右一

起居方舍人挽詞

汪彥章

漢殿臚傳處回頭四十春共嗟香案吏歸作釣臺人意氣林泉
老聲名日月新賈生方擬召鵬鳥在承塵

右一

經術群公上人材二紀間屢持膚使節竟老近臣班賜第叨同
擢趨朝憶共還白頭無力送能隔幾青山

右二

强主客挽詞

不解低眉强取通平生進退古人風三年省戶亨塗左千里家
山使節東從白得紅天意速看朱成碧世情空迹疎似我猶推
挽忠厚今誰肯繼公

右一

早服公名願負墻晚方緣契預升堂枯荻豈足煩餘潤畢景長
期附末光始報繡衣持使節俄驚丹旆倚歸艎自憐多難空銜
德千里無從酹一觴

張徽猷挽詞

家有平津舊學傳人材嘉祐至和前運籌慣倚將軍樹畫諾頻
分刺史天字得鍾王真措法心超粲可祖師禪零陵宴寢公重
到父老追思靜治年

右一

天與精忠伯仲間功成公獨拂衣閑專城早應賢侯選延閣榮
聯近侍班去國輕遺龍虎道思鄉長夢鹿頭閑笑談平日摳衣
處學子相逢淚雨潛

右二

杜侍郎挽詞

陳无已

美政真吾母名家更杜陵于張從昔少魯衛至今稱綠竹中年
好詞華夙世能周南宗棟傳平世幾人登

右一

驥騄方懷遠松筠忽有秋雍容名士數終始法家流凜凜驚千
載堂堂闕一丘能令羊季子不肯過西州

右二

身去風流在人難玉石分平生總一見治行已多聞更覺知音
少還脩地下文他年九原淚仍是兩馮君

右三

王察院挽詞

陳无已

施報終何在窮通共一空兩言成益友百代仰高風終是無遺
恨恩榮託至公不應理直氣會見吐長虹

右一

良貴官何與長年死不亡身須禦魑魅氣已懾豺狼不盡育中
蘊猶堪地下郎豈惟吾道慶編簡亦輝光

右二

寶文李公挽詞

孫仲益

十道觀風使三朝屬老成堙輪對虎避檄水鰐魚驚內閣徵書
入連城負弩迎哀吟追往事空復故人情

右一

絳雪飛丹鼎蒼雲覆茗杯聊從五禽戲空使萬牛回拄笏看山
坐乘桴跨海來仙遊知有在名字記丹臺

右二

五紀周旋地欣同七十稀長庚陪月晚孤鷺伴霞飛忽作三休
去真成一夢非不知華表上白鶴幾時歸

右三

周待制挽詞

葛謙澤

平生器業負經綸誰謂公才不秉鈞讜論十年持紫橐仁聲三
郡駕朱輪龜文豈是背無甲駒隙俄驚歲在辰宅夾清漳親義
重佳城引脰涕霑巾

右一

手開榛棘啓雲扃
淳古曾懷到大庭
坐脫老龐那問日
自銘小杜不占星
牛頭吉兆空形夢
馬鬣新封遽妥靈
誓歎從今成永訣
欲瞻遺像只丹青

右二

洪慶善郎中挽詞

登名蟾窟值休辰
中外掀騰寵數頻
錦帳握蘭蒙帝所
綉衣持斧耀江濱
兩州民社施張在
四水門墻卜築新
豈料生還春無日
塚邊唯卧石麒麟

右一

筆下翩翩注九河
腹中空洞五車多
麟經百妙傳洙泗

公嘗為春秋解

人士騷學詞明慰汨羅

公注楚辭行於世

六度有為超梵業
一心無累

證禪那龍蛇
歲惡賢人逝
心折風前薤露歌

右二

平生氣槩凜冰霜
聖讀潛心德愈光
賞善每能頻擊節
避人寧復解移床
第知中壘序論語
誰測詩仙流夜郎
有道固應黃髮壽
何期竟不驗長桑

右三

闕茂之年拜伏犀
雞豚同社記金溪
情深縞紵論交契
義切蓬麻荷品題
花底醉春同挈榼
雲中歷妙共扶藜
豈知生死今殊

路披淚佳城意慘悽

右四

吏部張公挽詞

孫仲益

千騎森森擁戟牙
鈴齋高卧放朝衙
官曹已踐文章省
門闕猶傳處士家
天上麒麟新活計
壁門蝌蚪舊生涯
一炊未熟成今古
零落空懸刺史車

右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三

筆下臨臨至此何期中空國正車

春好雅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四

挽詞

叔父給事挽詞

黃魯直

元祐宗臣考十科公居八九未為多功名身後無瑕玷孝友生知不琢磨

右一

平生治獄有陰功
忠孝臨民父母同
顛上樵夫談卓令
宣城老吏識于公

右二

三晋山河數十州
頻年水旱不能秋
我公出把司農節
粟麥還

於地上流

右三

更生若訟石中書宰掾非人欲引裾兩帥弄兵幾敗國同時御
史更誰如

右四

曾發公家鉅萬錢溝中襁褓却生全三齊水後皆禾稼不殺耕
牛更可傳

右五

軍容百萬轉風雷獨料王師不戰摧三篋飛書公對獄元豐天
子照姦回

右六

隴上千山漢節回掃除民域不為災蜀茶摠入諸蕃市胡馬常
從萬里來

右七

廊廟從來不在邊黃扉青鎖慶登賢除書未試回天筆何意佳
城到馬前

右八

榮祿常思澤九宗山摧梁壞併成空百年遺恨誰昭洗它日諸
郎有父風

右九

晉地無戎卧賊曹民兵賜笏解方刀六年講武儒冠在不蹋金
門着戰袍

右十

工部鄭公挽詞

王介甫

地蟠江漢久知靈通德門中見老成南去伏波推將畧北來光
祿擅詩名密章贈祿連三組畫髮喪車載一銜陰德故應多後
福可能生子但升卿

給事同年馬公挽詞

慶曆公偕起元豐我獨傷兩楹終昔夢五鼎繼前喪薰歇曾攀
桂甘留所憇崇素風知不墜能世有諸郎

人厄孤忠賴主知平生麟閣像深負禹門思

某往歲嘗拜公畫像於錢塘間道所送也

右一

碧落開何晚蒼生望每虛九原飛旆日諸老賜環初雨露深黃
壤風霜入素車向來端歷歷異代可無書

右二

萬古功言計長江日夜流賈生聊屬國杜預本春秋天上騎箕
尾人間笑鸞鳩一絰知好在衮衮看公侯

右三

光祿董公挽詞

孫仲益

舊學江都相遺忠太史家絳帷今寂寞青簡尚光華謾奏三千

牘猶傳四十車諸生半齋魯東望涕橫斜

右一

帳殿旌旗卷轅門鼓角悲江邊五馬渡天上六龍飛感憤冠衝
髮追攀肘見衣興元戡難日零落寸心違

右二

學士蔣公母挽詞

汪彥章

舉酒傾華族高堂有白頭生兒勝武子偕老得黔婁未免平反
笑俄驚孺慕憂他年如輟社牛女有悲秋

右一

坐膝扶床處人看七十稀孤雛方反哺雙劍忽隨飛脂澤新封

右一

藏室亡三篋得之公最多露晞當晚景川逝作前波惠寄輿人
誦悲傳挽者歌竹西携手處清洒邈山河

右二

舍人崔公挽詞

黃泰之

昭代培英俊皇天獨不仁儒林埋鸞鷲翰苑失麒麟青史空遺
事黃麻半掩塵惟餘忠盡語分付義方人

右一

昔會錢同舍欽聞玉潤姿公時尚紫服我亦去持麾再起風斯
下重來霧快披方圖問奇字救淚賦哀詞

右二

侍御李公挽詞

昭代論人物如公實罕傳行藏一無愧才業兩俱憂務式新章
布封章動冕旒持荷簪筆地猶想舊風流

右一

吏績今無匹邦人合去思築隄防水患振廩粒民飢歷歷新安
戒洋洋近古詩經綸曾未究空有典刑遺

右二

尚書洪公挽詞

趙德莊

才大驚餘子名高壓四夷鴈書希世事鵬賦暮年悲習險從

在杯圈舊事非淒涼嘉樹側無復板輿歸

右二

端明汪公挽詞

呂伯恭

異時憂世士嘆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彫零竟何
極合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

右一

四海膺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由父祖受學自兒童山岳千尋
上江湖萬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

右二

魏國錄挽詞

麻衣見天子拜疏不知休落落山林氣拳拳
畝畝憂極知千載遇政用一身酬統舍閩溪水朝宗日夜流

右一

群公祖疎傳多士送陽城短棹非前約長亭及此行深留移白日共語只蒼生會續山陽賦鄰人笛未橫

右一

祭酒蕭公挽詞

摩揣誠斯薄雕鐫質亦銷平生但真樸直上絕技條氛霧終澄霽丘山亦動搖朝陽舊時鳳聲入舞簫韶

郎中楊公挽詞

象魏三千法瀛洲十八人南宮占列宿少海近重輪聞道清羸極猶能職業親榴皮餘屋壑零落獨無神

右一

並舍游從舊同朝分義深時時墜書札得得到山林北去先移棹南來後盍簪死生離合地騷首一悲吟

右二

王詹事挽詞

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不可問吾道竟成窮旌卷莆田雨簫橫警浦風今年襟上淚三哭萬夫雄

右一

太史交旃際元戎卷甲秋先鳴驚衆寐孤憤厭群咻羽翼新鴻
鵠聲華舊斗牛斷橋無恙不落月照寒杯

右二

周尚書挽詞

奏篇曾用牘三千晚歲回翔日月邊眼看四朝諸老盡身兼五
福幾人全清臺課曆遺書在畫寢凝香舊政傳竹馬館前寒月
白當時轍迹故依然

許著作挽詞

涓文麗藻百川增窘步追隨愧不能麒趾差肩臺岌岌鴈飛聯
翼塔層層尊鱸歸興都門酒旌露悲歌大隧燈獨向梁間誦遺

句寒松衰菊繞峻嶒

運使郎中張公挽詞

孫仲益

忽作霜松折猶殘舊桂叢仙山芸閣冷郎署粉闈空節蕩函金
虎車輜掩畫熊淒涼追往事忍看一旌紅

右一

門表尚巍昂尊名擅一坊珂鳴非故里星聚有新堂月暗烏啼
夜風高鴈拆行吾生如寄耳端是橘中藏

右二

學省周旋地三朝四紀中同聽對床雨共詠舞雩風少日偕千
佛殘年獨兩翁那知有存沒老淚落新宮

右三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

荷鍾酬身後騎箕返帝旁風纏卿月暈雲掩使星光炯炯三殊
在冥冥一鑑亡故交今白髮掩袂涕淋浪

右一

撫事空心折懷新尚目存壽康駢五福德爵擅三尊蠹落芸籤
冷蛛懸畫戟昏像圖猶彷彿謾記刻舟痕

右二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星輶出帝躔光射斗牛邊納陛傾三接埋輪聳十連那知憂鵬

日已復夢雞年尚逐班衣戲俄從白布纏倚閭心破碎投袂涕

潺湲更有門前客愁吟淚滿牋

白布纏根樹旒旒
出晉顧愷之傳云

通川太守錢公挽詞

舞鳳來天日馮熊並海門盡捐牛犢佩爭詠袴襦恩鴈塔名猶
在棠郊芟故存龍池飛霹靂空記刻舟痕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六雄唐別駕一乘漢題輿自笑儒冠誤誰能刺繡如彤襜方首
路畫翥已隨車恨望城南陌哀歌淚滿車

通守李同年挽詞

桂籍聯榮四十年萍漂南北兩茫然寒暄粗接無淹晷生死俄

分有逝川黃紙尚傳批鳳韶青箱空掩絕常編諸郎頭角皆翁
似試看煎膠為續弦

濠州李公挽詞

循吏功名兩漢中平生風義最雍容魚遊濠上方云樂鵬在承
塵忽告凶掛劔自知吾已許脫駟不為涕無從百年窮達都歸
盡唯水空圍墓上松

右一

禮數最優徐孺子風流不減謝宣城那知此別成千古未信斯
言隔九京落日松楸陰墜道西風蕭鼓送韶旌善人報施今如
此隴水長寒鳴咽聲

右二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

孫仲益

天上文昌省人中翰墨仙尚書心似水學士筆如椽視草金蓮
夜哦詩錦瑟年玉樓方斷手又看紫鸞鞭

右一

遞門皓首啼行路涕爭揮不見班衣好空隨畫屨歸蘭方獨秀
華萼尚交輝試待遼東鶴千年有令威

右二

貧病見交情殷勤問死生倒衣迎五馬空巷看雙旌
泛杯中月分班地下荆悲吟追往事感咽氣崢嶸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

燕領封侯相鷹揚國士風金貂七葉貴鼓角十州雄按節星輶動埋輪虎穴空誰令交一臂已失大槐宮

右一

東吏重足立無家寄一錐道旁烏攫肉舍下犬生羆望絕重臨日哀吟去後思吳兒奉嘗我歌此送迎詩

右二

通德門中見長安道上逢虛名慙薦鴉喜色看乘龍沅落湘江魄崎嶇楚市春相看親眼舊獨有後凋松

右三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釣石駸駸上綠苔起彈長鈇詠歸哉此翁雙鑠丹心在老子婆娑兩鬢催一夜劔津龍化後千年遼海鶴歸來忽忽鼓吹城南路往和松風萬壑哀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

握節來金馬飛芻上木牛能令天粟雨故作地錢流望實傾三館賢勞閱百州寥寥千古恨零落掩山丘

右一

蕭散烏藤杖風流白接籬分茵前席滿載酒後車隨食鼎羅千

指歌鍾擁十眉淒涼今夜月空照習家池

右二

老脫尚方烏門懸刺史車真成棄竹馬直欲換金魚歲事千頭
橘生涯萬卷書流芳知未艾蘭玉滿堦除

右三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

東海懷疏傳西州憶謝公劔飛衝夜斗桂折卧秋風塵暗芸香
冷香凝粉署空潺潺千斛淚忍看一旌紅

右一

解組天門上揮金里舍旁漸吹雙驛蒲仍見一腫方舊說山中

相今為地下郎流芳知有在鸞鵠正高翔

右二

憶昨聯飛蓋初筵點後塵那知炊未熟已與迹俱陳契闊成千
古悲吟待百身重臨更愁絕感塞鼻中辛

右三

致政魯奉議挽詞

汪彥章

澤國今耆舊於君見典刑居鄉乘欵段生子得寧聲絲服供春
酌銀章慰暮齡誰知雲霧裏忽失少微星

右一

詔綽從君賜經龕與佛同早霑三釜祿幾作百年翁閱世松成

蓋傳家滿叢素車千輛送榮絕九原中

右二

胡原仲挽詞

朱梅翁

夫子生名世窮居歲幾年聖門雖力造美質自天全樂道初辭幣憂時晚獻篇行藏今已矣心迹故超然

右一

澹泊忘懷久渾淪玩意深簞瓢無改樂山水自知音毋府遺編在丘原宰樹陰門人封馬鬣寒日共沾襟

右二

先友多淪謝唯公尚典刑向來深繾綣猶足慰飄零喬木摧霜

幹長空沒晚星傷心遽如許孤露轉玲瑯

右三

李先生挽詞

朱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本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霞

右一

聞道無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渾漫與風月自悠然灑落瀟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右二

岐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斬板今來

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折揮淚首頻搔

右三

羅宗約挽詞

朱元梅

江閣論心地重來感慨多故人今已矣此道竟如何但使窮新得終當訂舊訛話言雖永隔吾欲問滄波

右一

行義追前輩孤風凜一生子平昏嫁了元亮去留輕陪萬無歸
掉巖揚有舊盟空令同社客生死痛交情

右二

張大資夫人挽詞

孫仲益

早歲乘龍見伯鸞賜衣霞爛出齊官自從東閣即君貴只作西
池阿母看紫玉簫吹丹鳳去青萍劍合兩蛟蟠素車白馬城南
去愁見春風桂影團

永嘉郡夫人挽詞

孫仲益

脂田開石窠綸閣演金葩綵服聯三組榆衣珥六珈行惟九節
杖坐駕五雲車便作堂堂去瑤臺有故家

右一

蔽芾斗城春平反迹未陳神馳一丹旒淚濕兩朱輪故物悲萱
草哀吟念棘薪空傳青簡上千載望光塵

右二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

孫仲益

席寵千齡盛疏榮一品尊魏公丞相婦潞國太師孫連騎珂鳴
里交柯戟擁門平生種玉手盡室滿瑤琨

右一

移孝繫慈母遺忠有世臣挺身安國步抗節犯戎塵錫壤開東
魯持樞拱北辰寧湏待彤筆詔墨在絲綸

右二

鼎鍊差嘉饗溪毛薦德馨來符虺蛇夢去躡鳳凰翎盛事垂千
載華年閱九齡淒涼便塵跡栢龍自青青

右三

信安郡夫人挽詞

孫仲益

蟬聯女公子湯沐郡夫人籍著金閨密綸褒袞宇新千葩朝閱
苑雙劍化平津唧唧虫吟夜空梁落暗

右一

夫擁侍臣橐兒乘刺史輅澗蘋供采采風棘盛天大尚想萊班
戲空流楚挽招魁頭引丹旒千古闕山椒

右二

建國劉夫人挽詞

葛謙白

夔彼閨房秀魚軒侈大家鳩巢奠蘋藻程弗絢并珈覺海聊依
筏言筌謝弄沙平生功用在無疾問毗耶

右一

四德推賢範流芳在管彤植蘭門戶秀爵蠟世緣空荷橐夫人官
重萱堂母道崇相孫仍相婦寂漠闕幽宮

右二

吳國夫人挽詞

汪彥章

優恩不與外庭同詔墨親頒出九重鍾鼎承家能兩大詩書教
子得三從葭莩密接椒房慶脂澤頻增石笋封千里歸來鳴鶴
野湘江正統墓前

右一

憶昨容衣味耐姑哀深反哺白頭烏佳城欲見千年日旅殯先

先求五父衢汲汲素冠蒙霧雨翩翩丹旒歷江湖竟成窀穸干

戈後以事哀榮女所無

右二

舒御史太夫人挽詞

陳無已

回合江山秀佳城去域中珮環無曉日蘋藻自春風斷髮人何
在捐金事已空遂移男子孝更作直臣忠

靖安縣君挽詞

汪彥章

五世傳家德有徽更嬪蕭史慕靈妃平生未足魚軒樂故里空
傷羽翼歸雌劔忽先收夜氣寸莠猶欲報春暄自慚不就磨笄
志尚在徒能淚滿衣

詹令人挽詞

汪彥章

小隱嚴陵下當年得孟光里師為婦順子慶事親長洲橘應還
熟庭萱遂不芳他年冠蓋會來看伏牛岡

右一

有子皆通籍迎扶出萬山色難三釜外眉壽百年間帝渥書泥
紫兒嬉服綵班空成潘岳賦無復板輿還

右二

王令人蔡氏挽詞

孫仲益

殿極中台應淮流奕世祥佳兒王武子名父蔡中郎傳業青瓊
在談經絳幔張懸知黑頭貴已佇白眉長曠老那能采萱留祇

自芳誰當授彤筆端為刻青琅

吳令人挽詞

孫仲益

誰識床東卧相隨廡下春懸知三復可不恨五噫從玉冠螭頭
立芝塗玳首封生兒荀淑似頭角盡群龍

右一

泫泫水東注冉冉日西頽側手留難住揮戈挽莫迴鏡分天上
月劔逸地中雷寂歷空床夜悲蟲亦造哀

右二

樂壽縣君呂氏挽詞

黃魯直

歸裝衣楚楚家世印累累來作箕帚婦不忘蘋藻詩居然成萬

古何翅謂三醫騎省還秋直霜侵鬢脚衰

右一

剪髻賓筵盛齊眉婦礼閑謂宜偕白髮忽作去青山大夢驚蝴蝶
蝶何時識珮環哀歌行欲絕丹旄雨斑斑

右二

自作挽詞

秦少游

嬰釁徒荒域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
棺藁葬路旁陂孤魂不敢歸惴惴滯猶茲家鄉在萬里妻子天
一涯弱孤未堪事歸骨定何時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闈一朝
奇禍發飄流至于斯脩塗繚山海未免從閣維荼毒復荼毒彼
蒼焉得知秋晚漲江急鳥獸鳴聲悲殯官生蒼蘚紙錢掛枯枝
濛濛寒雨零慘慘陰風吹無人致薄奠誰與飯黃緇更無挽歌
者但有挽歌詞

哭淵師詩

王介甫

寄託荒山鬼與隣一生黃卷不離身百年薪尽隨緣去莫學緇
郎更悞人

哭慈濟大師詩

王介甫

投老惟公最故人相尋長恨隔城闈百年俯仰隨薪盡畫手空
傳淨戒身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四

此下脫卷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

九九一百凡七卷皆經手又也

祭林三山文以下四庫有為卷一百一

多知文以名上四庫又以下四庫有日

其九十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五

記

靜江府學記

張欽夫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
觀察使李昌夔經始于郊而熙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
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實故
始安郡治請于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某
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
則有常性人之立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士在身有一身之事
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士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五

對茶計必盡為人持事身則高潔固不與流俗同其志也

習出流氣取與謝一主黃卷不暇求百三無以助其才其學臨

香則會

新新快

香則會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五

記

靜江府學記

張欽夫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
觀察使李昌夔經始于郊而熙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
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奐塏得浮屠廢宮實故
始安郡治請于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某
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
則有常性人之立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士在身有一身之事
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士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万士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

古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士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勉為之書

潭州重修藏麓書院記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隸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字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五載居益加葺左右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言于朝乞以書藏方是

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
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
下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
間有留意則不過襲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廢鞠為荒榛過者歎
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靜則葺學校
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同
章聖皇帝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迺命郡
教授婺源邵穎董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歲而成為屋五十楹
大抵悉還舊規肖闕里先聖像于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
閣于堂之北既成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

裴徊不忍去以為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
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群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
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
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違故有賴於聖賢者
出三代導人教學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行夫子在當時
雖不得施用而兼受萬世寔開无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
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
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焉可乎
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
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氏之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

牛之齧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躰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特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士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如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則仁之大躰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得鬼神同用悠久无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可也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特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豈特為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既侯屬公為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厲云耳

衡州石鼓山諸葛忠武侯詞記

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特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特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尽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害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呼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

功業未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
垂之万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
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
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
不敢斯湏而忘討賊之義尽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
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不起從之則
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
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无纖毫
姑息之義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
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欤孟子曰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
大丈夫非耶侯既沒蜀人追思特節祭于道後主用廷臣之議
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千今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
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
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臨蒸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
賦以供軍實臨蒸今衡陽縣也蒸水出縣境迤石鼓山之左會
于湘江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
之立其來遠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象
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于榛莽中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

恭知衡州趙君公邁乃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公為記某謂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之明然而仁賢昔特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有敬仰師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為益蓋非淺也惟某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胃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

敬齋記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梟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万士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

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躅其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躅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事物物不得適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怠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弗措齋記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為朝夕講習居處之地亦求予為記其請屢甚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道其目有五曰學問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蓋聖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况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戶得其間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攻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為之甚難

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躰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己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躡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晝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芒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溫夏清昏

定晨省始為第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
應對進退為先焉惟夫弗措之為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
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音至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袁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
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為之今百
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庠陋弗克稱至于今
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
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
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

攷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
其德有回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
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
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
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
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
一日廢二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
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
之盛未有若此特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生
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

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第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為記今守名杓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欽州學記

安陽岳侯霖為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之庠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俾來謁記久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為邦僻在海隅地近盜而俗尚利逢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

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或有起也某於是而歎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為建學者固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决科肩摩袂屬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寡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其昭之無以導之曷其通之為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薰濡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有所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為學之方而又訓其子弟率其

朋友則多士之風豈不庶幾矣乎異特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于學淳熙四年甲午

江州濂溪周先生書堂記

朱晦翁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

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夫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 有宋 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寔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躰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同然畢貫于一而周

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某記之某愚不肖不足以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政而作興焉是則庶幾兩侯之意也云爾年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西北六十里廬山之顛處地最高於群峰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為一區雖當晴晝白雲空入則咫尺不可辨感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游

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半絕曲折
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者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
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特有支澗自兩傍山谷橫注其中亦皆
噴薄濺灑有可觀者行里餘俯入蒼蔚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
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
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為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湧西抵橫
石如齧齧者乃而長演迤徐去欲為小亭臨之取謝康樂揭
石挹飛泉語名之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
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為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
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声如雷計

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
瀑布當中而不遠望如練視澗中諸懸水為最長徑當其委蹠
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拊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
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
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為閔以恨內
外兩翼為軒窻可坐可卧以息游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為梁
跨之植杉逸迳西循小山可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
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海峽歷石池山
楹築圓井泉東察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
也山楹前直兩峰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

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逸前起為小山植以椿桂蘭蕙峭奮岑蔚南峯出其背孤負貞秀莫與為擬堂左右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傍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為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峰欲作亭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欲作亭名以揮手南循崗脊下得橫迤迤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疇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於徑西入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春蟠逸東下與南峰西垂相鬪而谷口小

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掬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為南澗東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北嶺有茶陂自茶陂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其下蓬蓬然數十步行東嶂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隕皆崦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面各數百里連峰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万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岳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疢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有滴水成坎大如杯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為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奔响崑

萃古木弥覆藤卉蒙絡最為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人右曰
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峰下石崖隙
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自絕頂東南去有石室三皆可
居其一尤勝北两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
暇往觀自東峰南出小巔下數十步有巨石巖巖下瞰絕壑古
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為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
澗西崖小瀑之原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春無不耕皆以資
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可以无求於外而足者盖
此山自西北橫出其脊為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
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可望其奧然

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弃官棲遁學鍊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
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雪所沾器
用衣中皆濕如沐非志完神主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
面而登皆綠崖壁授蘿葛崎嶇數里自餘家西南來八十里乃
至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歲亦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
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
然予嘗自念自今以往數年之間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士滅
影此山是特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
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
矣願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山水之勝如此特觀覽焉以自慰也

山楹所面雙峰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耕且食于吾山者皆皆翁之徒故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與人或犯無校也有少年弃其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又亦堅發恚悔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

年月日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无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

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仁義禮智而仁无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躰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善衆之長也然則人之求之亦豈在夫外哉特去其害此者而已矣蓋所謂仁者天理之公也所以害仁者人慾之私也二者分而相為消長彼既盛則此不得不衰矣故求仁者克去私己以還天理至於一旦廓然欲尽而理純則其視天下盖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而中焉默而存之固藹然其若春陽之温也泛然其若醴酒之醇也有感而遂通則無一事之不順

於理而無一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盡情性之妙也欤昔者顏子問仁於孔子而孔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告之其於用力於仁之要可謂一言而舉矣至於近世程氏之學祖述孔顏尤以求仁為先務而其所論求之之術亦未有以易此者吾友會稽石君子重蓋聞程氏之風而悅之者也聞嘗以克名齋而訊其說於予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工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有取於克之云者則其於所以用力於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以予言為哉繼今以往如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

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己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雖然自程門之士有以知覺言仁而深疾夫愛之說者於是學者乃始相與求之於危迫之中而行之於波動之後甚者揚眉瞬目自以為仁而實蓋未嘗知夫 之為味也 懼子重之未能無疑於其說也則書予之所聞者如此以復焉使吾子重無駭於彼而有以安於此則斯言也於輔仁之義其庶幾乎

年月日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者反也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

俊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利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友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自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名之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耳也自是之得是

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克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牽乎外而益眩於其內今也既躬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為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或怠而不能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蔽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

求哉柳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格物而
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
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文養焉
則夫道學之禮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
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
自新也年月日記

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某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溪之上
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
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廟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沒而家無餘貲

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
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
果皆以文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
君子獨深念焉節衣縮食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
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
字以題其藏室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寶藏增益僅
不失墜以至于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
不見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
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發明先世
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某聞其說則

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與通事
書記蓋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
爲尤重顧某何人乃敢以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於是
辭謝不敢當而子澄清之不置旣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
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某惟朋友之義有不得而終辭者乃細
繹子澄本語與某所以不敢當之意而叙次之如此嗚呼非祖
考之賢孰能以禮樂詩書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
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
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士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
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

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于時

四子秘書

資簡嚴識大體有傳于

英宗實錄子澄之先

君子即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仕旣不遭無所見於施設
今獨其承家燾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清之子和
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某遊尤篤志於
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月日記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五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六

記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
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
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蟲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也
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
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
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

以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

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喪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

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輔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

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二火城相君至止噦二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氣不和 荐至願避位以遜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旣啓四聰甚適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爽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二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

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悄悄假寐而坐九門
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或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
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
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竊位而苟祿備負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爲文
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年月日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
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
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

至於不容而織羅釣黨之獄起其執弥堅而其行弥厲志雖不
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旣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
慕其義者人之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
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
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
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
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
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
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爲栖仁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

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心則見其不可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孺子姓徐名穉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唐其東爲東湖二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二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象祠

以中牟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顏魯公祠堂記

唐子西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

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繆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况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進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斯須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二汲汲須臾之間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一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

所達過於旦夜之所得加於晡矣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旦夜中晷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穀烝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病疾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攘剽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媿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

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臧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脩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脩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為士可不勉歟

泰山書院記

石守道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傳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

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

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京略胡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洄李温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也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也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揚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逼故作舜制辦注家

之誤正世子之名故源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
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為泰先生孰少之
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
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仁宗御飛白記

歐陽永叔

治平四年夏五月予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
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
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
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
與賜焉子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

得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
之材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
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迺聲色方與羣臣
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
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
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
慕於隴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
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
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
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

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待月軒記

蘇子由

昔子游廬山見隱者焉爲子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爲身天性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日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唯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

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惟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惟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爲小軒二之前廓然無障幾於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頊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謾不喻曰嘗治術矣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二因志其言于壁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
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
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二蕩二
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
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
情得無異乎若夫靈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
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二虎嘯猿啼登
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日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
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
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二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

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
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
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
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六
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莊子祠堂記

東坡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
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
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

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日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二而盱二而誰與居

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乎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斯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年十二月十九日記

學易堂記

劉斯立

劉子行年六十有一身雖未病氣已向衰性不能事老而彌甚生理付子姪斯二便足非大改革勿關白榜所居堂曰學易自

書日用為記雞一再鳴就卧中導引鼓漱吐納炊三斗黍時久
下榻盥漱即中二後擊鍾集衆家廟瞻拜退嘿坐持誦或讀佛
經聞打鼓聲赴食廊湯餅一盃粟飯兩勺晡時粟飯若稻飯四
勺魚勺菜茹稱是朝飯已衆散施施便就坐緩帶繫薄信手旛
書或不待終篇棄去使童子自以其志抽取他秩隨取隨讀忽
有會意如癢得爬已而倦卧佔畢卷秩積多紛亂率月十日迺
一整比彈琴無時於一操弄意恆當則晝夜彈五七十過積十
數日猶不易故他曲多遺忘得譜記省又復如前或誤折瓜甲挑
摘取聲如隔檀絮大悶不聊因彊自禁為柔緩從來猶急得以
少差圖畫對面稍熟似覺厭足則別展掛行步徙倚玩之忽漫

經目更有新意家所藏甚鮮少由此常若多畫雖不工書獨愛
馮孫真人道林養性等篇百字或二三百家亦或為人取去異
時道人教胎息止觀等法其說與吾書出入又頗有口訣欣然
好之奉行少日功不及驗輒懶罷亦曾從高僧問祖師西來意
粗窺戶牖又不肯入今遂忘去庭下松檜梅竹闌中諸藥草皆
手自植見其長大敷鮮眷然顧之如撫孩幼親舊來訪隨事笑
語家有酒肉必留連飲食氣候和適步行或輿轎出門惟意所
詣人置酒招之必往又無所為則炷香宴坐目接手談頽然休
歇自非身疾痛常如此凡此亦
事今尽錄之以記吾
居亦記吾過又略計平生所嚼物且約日四升積日二萬一千

六百多寡相除幾蒲八百斛皆從鬲胃消去雖云資養良可傷
耗愈久成勞何恙不作來日無幾何復能銷幾所飲食動作如
意復能得幾許又以今爲非更將何以為是捨此改圖彌復多
事則是非特未定姑貸吾過以終餘年有客升堂問易掛六十
有四今子所記迺如此謂之學易是學何掛劉子舉手推曰去
汝非我同學政和三年三月朔劉岐記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
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寫出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
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

曰智僊也名之曰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
醉而年又甚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
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朔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
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
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持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谿
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穀野蔌雜然而前
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
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
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
樂人知從太守游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
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駸陽脩也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共而今昔之所同
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此季子不禮
於其嫂買臣見弃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旄旌尊前騎卒擁後
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
駭漢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

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
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節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
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
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
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桓圭袞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
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
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
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
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

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胝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隸業之地

也書院初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願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

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声於方來乎廼屬軍學教

大瀾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孑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間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篇榜所

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
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
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
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
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
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
未嘗不歎息於斯烏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閩洛緒言
稍出於毀弃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
講求用力之實躡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闡程張之門庭而先
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

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慤實之餘
風服太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荅揚熙陵
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
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
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
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十有二月初
吉呂棻記

釣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漢嚴先生遜
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為桐

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即今紀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補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

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蹟以其象真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佑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為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額圯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時某病發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

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內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於其間哉沒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騰焉有懷俾以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庭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為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挽之觀與侯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憐憫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耆俊遂為家法士之間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

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響必報声使先生王微有意於傲世
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
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淫其流而尋其源則
建武之高節孰可訾邪至於節義之弊變為亢激特上無建用
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
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
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沂江上下者
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
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
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待憇或因向勢位置

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
戶參軍吳桂

讀書記

六藝之文學之大端也天地之間備矣其次

讀書記

及書以涵養情性每念古人君臣父子之間反覆規誨詞意愧
側想見當時忠厚氣象使人感動為之出涕觀春秋見聖人以
礼杜亂名義之間凜乎其不可犯也使是法也得行於其時則
三威六卿何足道哉及參以左氏傳見一時良大夫能支持其
國者又皆一出於禮而國之安危人之壽夭又皆以禮觀之然
後喟然嘆曰甚哉禮之大者國之天民之命也若周官則余所

素習周之禮樂本末悉備貞興王之大典也戴記雖雜識不倫然其間多格言守其言可以為士君子充其道可以為聖人洋洋乎大哉不可尚已王者備矣然後歸老於易此余之素志也余嘗學易矣窺其門墻之外皆聖人憂世之語而未及其突奧也今將尽心焉史書浩博自遷固而下文字多猥併又編年之躰一變而事實破散七以考知治躰隆汙之漸獨資治通鑑用編年法其志一人一事之本末雖不若紀傳之詳而國家之大躰天下之常勢首尾貫穿興廢存亡之迹可以坐照此觀史之咽會也余嘗攷通鑑効左傳而目錄倣春秋此司馬公不言之祕也余固發之自餘無可留意者惟西漢書杜子美詩韓退之

柳子厚文讀之容麗雄深可以起發人意因以間作詩文以為游息之具而學者之事於是小成矣嘻使予之學得用於世則以是行之亦足以有立不然以是自樂亦可以無媿於俯仰間也淳熙三年五月日呂祖謙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下於此而上於彼而固以著其往來之象錄夫已棄之善而厲之也亦曰不肆焉以聘於外則本心全躰即是而存固然之善自有不能已耳嗚呼聖

入於卦之復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其以此歎吾友黃君仲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而書之之意言曰有以自在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銘之其有不得其說者則以告而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及諸子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共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而求之三年而復有得也然而存之也未孰是以克之克之不固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牽於外而益眩於內今也漑掃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息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乎

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嘿之間有以一貫乎理而不為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吾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哉柳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約以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后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曾顏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躰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于壁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淳熙丙申十月日呂祖謙記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六

道學之根由聖賢之顯業不於此而於彼也
萬世學香之舉茲之軒本籍卷之九十六
而此書以對卷之五則其意亦不啻
麻子脚之古人之學無失傍以縣
揚公孫叔向也心據天學古以師
對之皆承天以聖子吾子之學
公也然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孔也也又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